

聖宋文選全集

二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

司馬君實文

周論

周自平王東遷日已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祀繇繇焉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至矣民習于耳目決于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凌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之間一日不可存况數百年乎

韓論

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曰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魏論

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至於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為疑無忘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楚論

楚自祝融驚然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惡惑張儀之口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之亡師而不悔以失客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惡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免逃鼠伏自并於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赦而國以淪亡不亦悲夫

燕論

燕在春秋時王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從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為天下笑來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強燕以報強齊有志者事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七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趙論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俗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咸加強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沙邱宮佚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趙于三晉為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說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歎矣

齊論

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湣王驕沃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齊為燕楚三晉之根柢三晉燕楚為齊之藩蔽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以乎其表裏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侯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為虜理勢然也

秦論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廟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文選三

二

西楚論

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漢敢違安行無禮忍為不義欲以一夫下力服億兆之心才高者見疑才大者被拙推此道以行之雖得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前漢論

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功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籙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暴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于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王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哀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後漢論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維之初天下已定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紀綱不脩諸將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杰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歸滔天之敵海內翻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皆散者皆希世之奇功矣至于待王郎劉盆子正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誼勸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于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黨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忿燔燒宮室肆行誅戮外召董卓以脅朝廷于是虺蜴雖除而其虎狼入室矣卓貪復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文選三

三

蜀論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擢沮勅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魏論

漢室不綱羣雄糜擾乘輿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畧過絕於人驅策賢良奮除奸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楚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奸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慝黨與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吳論

孫權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躋川洛汎掃陵寢有足

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而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遂奄有荆揚騁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 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慢殘虐浮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西晉

宣帝始以重望高才榮名魏世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矣遺爽晏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錮異己平昔之美掃地矣已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纘出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如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闈成帝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氐羌鮮卑爭乘其弊剖裂中原壅壘生民積骸成邱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前趙論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蚤起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逆臨兩都執昏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

文選三

四

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楊弋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堦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身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夭亡也

後漢論

石勒以胡羯賤隸崛起卑樞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逆兼其國奄有中原美氏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凌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厭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前燕論

慕容氏世為君長深據海隅及庖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庖撫循勞來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以

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啟土宇親承其遺烈恢大前功于是吞段遼并宇文俘高麗剪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石氏內亂僞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禽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曄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隣敵及評為政始宗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鄰敵君閭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論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少償其媿矣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筮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竇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逃遁期年之間虜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扶於仇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聲伎之故輕犯強敵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論

石氏之強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王溫逆為強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能妒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毘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逆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偏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後秦論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丘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父豈非忠信之致然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

殺亦其命也。萇籍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雄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譚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東晉論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瀰漫河洛，薰蒸岱岳，宮闕蕪沒，陵寢應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陽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辜國不承，自餘孱弱，孤危內陵，內叛寄命于虎狼之口，幾遭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下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羣賢既沒，使道子元孫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宋論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集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旂東征，廣固橫

文選三

六

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蹂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不功不成，惜哉！文帝勤子為治，子惠庶黎，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求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後嗣之有哉！

南齊論

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亂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梁論

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或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習，大夫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

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于威紀綱不立信
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
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之譬如
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
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
尤甚是以雖剪兗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
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後魏論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
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
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兗包荆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碣
虜沮渠并河石高車入 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
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風俗脩帝
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能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幸
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蠭起日滋
月益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遼離以招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與
晉陽之甲直指京洛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于手
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
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時而宴安怠惰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
乎

北齊論

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慚而
能憊倦 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真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
悻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文宣淫湎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
以政威加鄰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豈弟實有齊之令
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
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後周論

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
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

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羣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貫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蘇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奢逞其奇譎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陳論

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衆當強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啟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也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道以之納身皆井不亦宜乎

隋論

文帝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奸臣矯命僥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動于政事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以守之則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然後慕秦王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連兵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蜂起而猶游幸不息以樂愒淫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論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奄有闕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擊建德禽世充芟武周剪黑閹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湯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關庭北海之賓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枝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冀土之牆不可污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愛勤庶政好賢樂善利民

愛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為功成
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疎讒諛並進以娛遊為良策
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
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游於籬籬而不知一旦變生肘腋兵起邊隅廟堂
執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輿播遷
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嗟乎靡
不有始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
兵于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僚剪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
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
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統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
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于張后不能庇其子
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諫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
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
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投之旄越使強暴
縱橫上陵下替積習成俗莫非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
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

闇淺資性猜懷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關
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于是困辱於奉天播遷于山南公卿拜
於賤庭鋒鏑集於黃屋尚累陸贄盡心于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
夷元兇遷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利方為員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
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
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
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
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豕拱納質效地稽
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
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減使袖中之虎復為暴于原野網中
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
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
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
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于民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
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賊
虐不忌輔弼之任委于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

氏之亡于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偏于寰宇蓬蒿塞于城闕漂汨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梁論

大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東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才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唐論

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思信折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踴肆者皆愕然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土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蜀閑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

文選 三

十

其志小氣迫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悅婦言是用纓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濟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論

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狄戎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強鄰使黎民塗野草胡騎汚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魂非不幸也

漢論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原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周論

太祖負震主之威 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
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
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
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
南攻無堅陣戰無強陣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歷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
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
將啟 皇宋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四

司馬君實文

名分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君臣是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腹心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承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微子而伐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靈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子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

文選四

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雖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安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有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于名犯分

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幾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扶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弗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悖逆之臣也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天子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磨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伯說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插不羽則不能以入豎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者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逆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信說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者為國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樂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王不失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欺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孟嘗君說

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范雎說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之東屬地于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雎為秦盡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燕丹說

文選四

三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怨諸罪孰甚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如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盤石熾如爰火觸之者死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僂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滕行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之流乎荆軻懷其券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子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善哉

縱橫說

縱橫之說反覆百端然大約合縱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晏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本也勢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撮其藩蔽也安有撮其藩

微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丁公說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天下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為臣者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息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僂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張良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缺望自疑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韓信說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取代什

文選四

四

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拒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遜陷于悖逆夫以盧綰里閭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酌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漢文說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與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

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
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
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
得之矣然則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李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
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
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
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
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
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哉

漢武說

孝武窮奢極欲煩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
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
孝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慕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奸好賢不倦誅賞
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入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霍光說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
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
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
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
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
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
之以兵及事叢纒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
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
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
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思哉

孝宣說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
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召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
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
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

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王霸說

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不能立閣于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漢成說

晏嬰有言天命不惱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御佐曰移心腹之疾置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况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

知命矣

隱逸說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與逸民揚仄陋固為其有益於國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我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郡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可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閣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也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令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

以庇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誅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小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用法說

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保身說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濺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五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秉國與景仁

君子從學貴乎博求道貴乎要道之要在治其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故中庸有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其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為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故中和一物也養之以中發之以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 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知者

文選五

一

樂仁者壽蓋言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蓋 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曰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至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吐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鐘鼓為末也商頌曰不競不捩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楊子曰紆朱懷企之樂也外顏氏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改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天雖不道引服組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能如是乎故曰配義與道無自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介帶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能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務應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豈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胸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丁通直來蒙賦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喻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

磋琢磨庶幾近於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耶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誠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所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中有和此書以中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云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闇此誠如所云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蔽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泛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欲靡所不至君子則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時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言各有所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有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

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已所以藏害所將受
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一害此一謂之一心未嘗
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謂空洞無
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
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道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
正以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燕坐屏物棄
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
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則物雖輻湊
橫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
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云出於無既有則不可以無
治之矣光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旨未足以為據也輔嗣
以雷動風行變化萬物為非天地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耶夫雷風日月
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無則萬物何所資耶天地
之有雷雲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
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

文選五

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
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窮萬物奚不白之
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
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最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
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切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
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飯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
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特光之煩言
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

五規并造狀

臣光言幸得備位諫官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
汪洋護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
叢脞委頓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
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議伏
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
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之安之者易為力頽壞之

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徵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躑躅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坐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在昔始受之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無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分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天下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定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晏安慮不

文選五

四

及遠善惡標揀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也一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切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于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暴僭偽凡十四年然後復能一之至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筮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為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蕭代已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不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邱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 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暖飽寢不違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業大勳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

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
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
時時有小禍亂不可悉數 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
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
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 祖宗艱難之業奄
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兢兢業業夙
興夜昧思 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
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
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 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
日中孔子傳之曰日盈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未
久無疆矣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于此將以
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

文選 五

五

其垣牆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敬者
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
柱石也公卿者樑棟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
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
逸欲敗之以讒譎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譎以敗之
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且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
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逆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 國家以此
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
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己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
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
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
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
家者豈可不制治乎未亂保邦于未危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之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
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教其政教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
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切見
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衛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
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
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
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
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
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
警飢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
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持
事至而后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
亦當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復狂以喜此言
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而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
至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
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
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計食自非憂公
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
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
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
瘳又苦蹶盤又類癘且病癘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當實百姓
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病陛下
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
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
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水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
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則用力
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咸被其澤而
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
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鐘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

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社
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
此道也孔子曰魯哀公曰昧爽夙興夜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
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
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
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之功大他
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慈命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
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 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
夫府庫者 國家所以養六軍備六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
稷 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
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之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
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悅及在骨髓
扁鵲望之逶迤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置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
人為頌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思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
棄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
甘言卑辭啓檄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道僭逼之源假
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
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
之明戒誦孔子之極言繼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
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 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 今日而福流萬
世也優遊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動撲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
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
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
亂形之實也察言行設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
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鬥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
盛美無益也 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于
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脩御容其于孝也不
亦遠乎統嗣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繪文物脩飾容貌其于禮也不亦遠乎
群心乖離元元怨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于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
謬賢不肖混淆而鈎枝簿書訪尋比例其于政也不亦遠乎奸暴不誅究

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才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次序其于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于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去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惠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天下有歡心移易風俗使人無離愁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上 皇帝直言書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

文選 五

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不如此復能斷制無疑不為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為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之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恩備位侍從向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聞以衰疾自求閑官不聞朝廷之議者四年於茲矣今者幸遇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失斯特千載一過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途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取為繼體守成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惟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問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逼陛下之所欲取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以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溢嘉瑞當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忿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

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與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異己是也 陛下既全授之以威福之禍使之制作新作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士踈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 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 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宮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也其有懷忠直守廉恥則擯斥廢棄或罹罪戾無所容立至於臺憲之官 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 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政 擇彼專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貶速以隱後來必得便佞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此則執政之愆謬群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 陛下何得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 旨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係其筆端升斥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 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為也或有更增其條目務為新巧互陳利便各事改張使盡一時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言

使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利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沮壞新法互行停替或采熟新法悞有違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有誹謗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誡群臣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之明戒也子產相鄭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稱毀之子產曰何為而毀之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而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嚴為之防豈不遽止然猶防水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決使導吾聞而樂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者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鹽盪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不虐民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識之今在 朝之臣對問啟沃其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之和者如出乎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今人主自減則遠謀不進事是臧之猶以衆謀況和非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護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 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亦莫敢矯其非君臣既曰自賢矣而上下同聲而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而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忿悶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號泣而無所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閉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欲望百度之正四方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已難矣今 朝廷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責無所得二曰免上戶

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之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以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 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小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及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 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志移則彼之志亦異耳臣今不敢復費簡札特叙六者利害以瀆 聖聽但願 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必有為 陛下言其評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為害尤大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鑄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錕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富完備耕牛不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蓋縷不蔽刑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謂人耕種資以為生亦未嘗識錢也故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唐末興兵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

爐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之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農則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此常年之價或三分減一於斛斗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而使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既無所售則不免伐桑柘撤室屋以賣其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明年時何以為生也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飢饉物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今北盡塞來東板海涯南踰江淮西抵巴蜀自去歲至今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三秋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戶大抵乏食採木皮食草根以延旦暮若又如此其當奈何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充役不敢少緩鞭笞縲絏惟恐不迨父子惶惶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則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聚而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流月蔓瀰滿山澤盜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方議罷去新法又何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

之徒自何而有皆苦于賦斂歲復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誠宗廟社稷之深憂而廟堂之上方且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之所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有復且凶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也昔秦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因所懲蓋悔棄老成人之道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其恥強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盜賊羣起又喪二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卜皆以為吉及謀計封兆悉皆反謬然後反悟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悞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奇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天下復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陛下之早悟以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將竭一旦煥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戒深自譴咎丁寧懇惻

以求至言是 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虛文而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新不已又將何益哉 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逐訶諛勿使壅閉自擇忠謹以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己出 詔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輸納更不收利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舊買價出賣所欠宜物錢亦除利差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 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沿新法以得富貴 陛下以為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爭焉固執而不肯移願 陛下勿問之也竊觀 陛下今以旱熯之故避殿撮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狗羣情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為無復有旱熯之災也又諸州奏雨往往止欲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實不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

文選五

十二

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仁者至於抑揭百姓只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臣居冗官之地若 朝廷小小闕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若此則為 朝廷深憂而 陛下曾不之知又今年以來臣衰疾浸增萬一不續 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泉下矣是以冒死一一為 陛下言之倘 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 冤旒無任戰汗之至

上體要疏

月日具位臣某謹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准御史 牒狀申奉四月二十日 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或乃私意竊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實待鳴而發者也今百度廢弛風俗偷 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剏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也宜令待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政之闕失無有鉅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循之而勿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駕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之事 三朝恩隆德充殞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

猶將披奸濫膽以致區區之忠况 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淳淳如是臣敢營私避怨慝情愛己不為 陛下別白 當今之切務庶幾小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綱之有紀故詩云疊疊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侯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眾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眾卑者治治寡治眾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此自然之勢也蓋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萬事懸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政庶言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才任人賞功罰罪而已

文選五

十一

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佐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 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群臣草疏迨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勩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眾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誘上不肯盡公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蘊頽者也而 陛下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 朝廷之事且以旦日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貴廷尉問錢穀貴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盡其職此乃宰相職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院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

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
陛下苟能精選知錢穀憂公私之人以為三司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
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
民勿擾使之自富取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
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
合過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于上百姓愁困
于下衆心離駭將不後振也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
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之
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
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用行矣 陛下方欲納天
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
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
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
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
人使之信服故也今 朝廷每有事不安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

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止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
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
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
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暗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
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使守宰皆
賢而使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謀議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
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
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庸愚私曲之
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
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媚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
是者十常五六若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
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 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
何敢與知及返 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
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
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
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奸慝貪縱或

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 朝廷欲
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
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 朝廷輒自京師遣使
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
刑無所廢是止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
其體也今 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
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
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
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
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
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
柄則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時
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故有大事當
與公卿議之而不當與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
右視之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
之乎若 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為矣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 手詔

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
駭不知所從此豈非 朝廷之士左右之人所謂聰明威斷威福在己者
耶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
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
欺罔若姦臣密曰 陛下令 陛下自為 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
門怨謗歸於 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下耶且 陛下向時 手
詔所指揮者悉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防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
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係屬當除授之際未必一一出 聖意也若
乃貪邪奸猥之人 陛下所明知而斥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
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在 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
面譽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平治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
去之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于 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
議于 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任之不肖者不能
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 陛下安得

謂之威福不在己耶 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欲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所以行賞罰決是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常不足怪也要在人生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則安榮取非而舍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繼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明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今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

服者矣今 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 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 朝廷之政體損 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夫下之事有難決者必先以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短之於方圓錙銖毫髮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根本既植則枝葉必茂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 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 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于四海之廣萬幾之眾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 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責原情制議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誠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奇察之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終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

無告奸凶得志豈非狗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恐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 恩深不顧斧鉞為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昧死再拜上疏

越州張察推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通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立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己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于損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脩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某辱與張君為同儕人習其為人固久竊以為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亦附名而為義焉某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於光大庸可量哉

聞嘉縣重修縣學記

或問大古何如曰不如今治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

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知而君長之分其田土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而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今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道之猶有狂愚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懲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 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覆蕩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芒是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大顯榮以迄於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為禽夷也今 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自 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為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為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為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嘉自前世固搢紳大夫之林數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脩之尉李垂為之記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頽墮垣墉玩缺草樹荒榴碑石斷仆

況于鄉飲酒之容弦歌之音固不可得而覩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歎曰
嗚呼為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為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
怨而不從故善為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為
者而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之
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為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阱俟之也不仁孰
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脩士無所講其
業民無所承其化豈惟令之罪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
不忘而不敢請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
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歛聚土葺屋之應而壯大之脩垣之圯而高厚
之去木之榴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
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更相與誦堯舜之書詠商周之詩
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矣噫馬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
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而長於斯者宜勿替而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
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辭其文
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喻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由邑及于
鄉由鄉及于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
成而為益大也夫道之污隆豈有常耶人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
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途獄訟不興盜賊不作
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為而今不可為耶由教之未至故也今基
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耶人之言曰古民溇質故可
教今民偽薄故不可教其瞽或之言不足稽也廟之成馬君謂某旁縣
之人也宜為之記某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
而書

圉人傳

汧侯有馬悍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
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
緩急折旋左右惟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衆騶疾之謁
於汧侯曰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
馬復悍疾如故便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
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大肥則陸梁大瘠
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盡力善為圉者渴之飢之飲
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

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其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法得於心應于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雖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捍馬也舍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馭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祿位裁其緩急恩澤足以信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于君矣雖慄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